

刚进大学,女儿提出想学驾驶。我是不大乐意的,鉴于现在繁忙拥挤的交通状况,联想到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,不愿意也不敢让小人去冒险。架不住女儿的软磨硬缠,只得勉强同意。

学车的过程并不轻松也不顺利,不是熄火就是触线,频频引发报警系统。师傅气急,各种国骂方言俚语奔涌而出:“生了一张聪明面孔,读书读得好,怎么开车学不会!”女儿回来闷闷不乐:“也许,我不适合开车吧。”我们再三鼓励她:每个人接受新生事物的时间不一样。以前你主要通过书本学习,现在面临一种新的学习方式,需要动手实践,慢慢也会适应的。再说,你是执意要学的,既然开始了,不能半途而废。

小人硬着头皮继续,倒车超时,挂;看错标志,挂;一切规范,居然忘戴安全带,又挂了……经过4次模拟4次考核,历时两年之久,终于拿到了来之不易的驾照,女儿比当时考上大学还开心。

学以致用,不能停留于纸上谈兵。新一代“女(司机)磨(合期)头(一年)”上线,须得“老法师”护航。“速度开起来,方向别乱动,别靠太近,保持距离,打灯,加速,变道。”可怜的老公,一路解说不停,卖力地像说单口相声;突然他提高声音:“看前面,横道线,注意行人,刹车!”好惊险,一老者在马路当中旁若无人地闲庭信步,吓得后座的我也冒出一身冷汗。更多的时候,父女两人互掐。转弯时一辆助动车猛然从后面窜出来,差点撞上。老公批评,女儿很不服气:“你刚才说左转弯看右边啊!”老公气得郁闷又无奈:“左边也要看呀。开车就要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上下左右都要看——停车!”车子吱地一声停下来,我被安全带狠狠地压在座位上。老公吼道:“红灯没看见啊?!”女儿甚是委屈:“又要看这里又要看那里,没注意到红灯。”“红绿灯是最基本的交通法规,是生命安全的保障。”老公啰啰嗦嗦,一箩筐的嘱咐,一万个不放心。也是,朋友的儿子刚拿到驾照,明明有人陪驾,眼看回家仅剩一条马路,冷不防被斜地里冲出的大卡车闪了腰,送到厂里大修一个月;又有朋友的孩子,在小区里停个车都能轧了人家的脚趾,官司打得没完没了……叫人怎能不担心?

慢慢地,两人平心静气地交流多了。“路口没有红绿灯怎么办?”“无灯视为红灯。”“怎样才能避免交通事故?”“多学习别人的经验,比如《第四焦点》和篱笆网上有很多案例。”“爸爸,一把倒车进库,你是怎么做到的?”“无他,唯手熟尔。”……

一日朋友聚餐回家,从高架上突然被人拦住,年轻的小警察递上一只“话筒”,女儿气沉丹田:哈。小警察耐心地指导:吹。女儿深吸一口气:噗。小警察眼角一瞟,潇洒地敬个礼,女儿油门一踩,吱溜开走。意外的小插曲让一家三口都很开心,平生第一次被查酒驾,女儿超级兴奋,传说中的难关并不难过,只要遵纪守法,没人会为难你。而且,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价值,虽然不能帮爸爸挡酒,但是能在爸爸不能开车的时候代劳。

前几天老公出差,女儿自告奋勇要开车送爸爸去机场。我人在家里,心神不定,一会儿想到她可能与人碰擦,一会儿担心她走错了岔道……叮咚,门铃响了,女儿神色轻松地走进来。“车呢?”我问。“停好了。”女儿咧嘴,赠我一个平安无事的表情包。是我庸人自扰了。《战国策》中左师公曰:“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。”出于为人父母的本能,希望孩子规避风险;但若止步于此,不仅妨碍了她的成长,还耽误了一个孩子对父母的关爱。常听得家长抱怨孩子不懂关心父母,很可能,是我们无意中中断了他们关心的渠道。只有放手,她才会长大。而在我们做不到彻底放手的时候,给予多一点耐心与方法,还有信任。

五一节,同学群里聊吃。有同学说茴香炒蚕豆好吃,又有同学说北方人喜欢吃茴香饺子。我未曾吃过茴香,心中好奇,网购一单。收到时惊呆了,一大箱,四斤,同学笑称,说哪有买这么多的,其实我下单时压根没有看分量。

新鲜的茴香,自山东省运来,一共五把,每把都用白纸包裹着,中间隔着冷冻袋,途中耗时两日,收到时仍碧绿可爱。

第一晚,兴致蓬勃,大显身手,消耗了整整一大把茴香。炒了茴香蚕豆、茴香炒鸡蛋,还做了十只茴香饼。好朋友和我说,她曾用茴香炒过坚果,香喷喷,凉透放入玻璃瓶,吃面时,挖上两勺做浇头,好吃得没魂。家里现成的坚果只有三种:花生、开心果、杏仁,等不及再去买别的,就将这三样各取一些拿来切碎,混和着与茴香一起炒,炒到茴香变色,形如细丝,盛起。那晚,我就款待自己吃了一个小小的茴香宴,最好吃的,还属茴香

大约在我五六岁时,外婆几乎每个月必牵着我的手到南市大南门看望她姐姐的养子,一个癫痫病人。表舅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,苍白的脸上伤痕累累,据说是经常跌跌撞撞的。每每见面我叫舅舅,他总是慌慌忙忙从中山装内袋里掏出一卷带体温的水果糖或桉叶糖。外婆总是问他生活琐事,最多的是问表舅妈对他好不好,外婆是替她去世的姐姐主持公道。我呢,总觉得表舅的眼神怪怪的,与人不同。

1972年,我一个大队的插兄突然得了类风湿关节炎,从安徽回上海,住在医院里治病。我和他既是邻居,又是他妹妹的小学同班同学。他那个眉眼如工笔画的妈妈和妹妹来我家请我替他们家写信,向公社五七办公室要医药费。同学的妈妈还塞给我弟弟四块萨其马。这,大概是我人生

第一笔稿费吧。他们家太困难了,爸爸在福建工作,妈妈在里弄加工厂糊纸盒,三个孩子两个下乡,唯有我同学在家待业。我虽囊中羞涩,还是买了几只苹果和我同学一起去看望他。隆冬时节,特别冷,医院没有暖气,平添了几分凄凉,相对无言,病人躺在病床上,面黄肌瘦。我再三谢我,怪我不该买苹果,我只说回去就去公社要医药费。告别之际,我发现他的眼神与当年表舅的眼神一模一样。那天,我读懂了那眼神:一个病人无助、忧伤、恐惧的心理写照。说来可怜,两年后这位插兄与世长辞了,好像刚过二十岁。去年,我先生得了肠癌,第三



边看边聊



田园诗行

方忠麟摄

陈沂,原名余立平,笔名陈毅,贵州遵义人,早年 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,后来转学去了北平,1931年参加北方左联,任组织干事,并于当年入党,1932年出任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。在鲁迅先生回北平省亲期间,向鲁迅汇报工作,还邀请他去中国大学演讲。1933年因去南京参加示威活动,被捕入狱。后经其父和党内同志营救,1935年出狱,后返回故乡成婚。

网上有关他的人物简介,说他1937年春返回上海,是错误的,应该是在1936年夏之前,陈沂就返

回了上海。其依据有三:一是1936年夏,与郭沫若接近的留日学生房坚,准备创办一本文艺性刊物,取名《文学大众》,16开近二百页,曾在一家小酒楼邀请一些作者商议,其中陈

月1日的《大晚报》上,见到他写的文章《国防电影与影评人》。

另外一则错误说他在上海担任《救国日报》的编辑。《救国日报》是在南京创办的,是国民党龚德柏

主编的报刊,不知道当时身在上海的陈沂,如何会去南京帮国民党

编辑?事实上,他担任的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机关报《救亡情报》的编辑。该报的主编是刘群,早年在北平念书,因为参加学生运动,受到迫害,就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,他的夫人朱涵珠在北平读中学的时候,就参加过反对军阀的学生爱国运动,陈沂与刘群夫妇在北平就熟悉,所以热忱邀请他担任了这个职务。该报还有一名记者是陆诒,笔名芬君,曾写过《访问鲁迅记》。这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接受的采访。

刘群当时忙于写作二十多万字的巨作《再告彷徨中的中国青年》一书,还要为《生活知识》《时代论坛》等杂志写稿,当时他正在武定路紫阳里租下一栋石库门房屋,开办了一个名叫德范的平民小学,其他私立小学收费20元,他只收2元,为贫民子女求学纾困服务。另外,他还要参加电影、戏剧和各种社

会活动,分身乏术,所有一般性的编辑事务,均交陈沂处理。所以,陈沂经常来他家商议。

我父亲1935年结识刘群,1936年春一起出资创办过一本提倡报告文学的杂志《文学青年》。当时,我父母两人租住在刘群的一间亭子间里,所以和陈沂也常见面。他身材瘦长,为人和蔼,我父亲与他很亲热,还和刘群一起到他家去拜访过。他的妻子娇小瘦弱,似乎有病在身,躺在床上正在阅读我父亲的长篇小说《炼狱》,还把此书一扬,表示自己正在读。

不久陈沂黯然告诉我父亲他的爱人去世了,我

次化疗,沉沉的先生拖到10号楼。医生要他恶言一句三春寒,美小护的空腹验血。先生如虎,也许忘却了虎守杏林的经典传说。不知怎的,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在我脑中闪现。自然,我无李斯的文采,不然直书胸臆,仿写一篇“医患关系书”,许也能感动天下好心人。其实,书,中科院韩院士已经写了,他用亲身经历身体力行的感受写了一本好书,精髓当是:“医学是入学,医学是有温度的。”然而,谁解其中意?

我,为了那个无助、忧伤、恐惧的眼神,曾为插兄去公社五七办公室要医药费,被人讽刺;曾为他开了我人生第一场拍卖会,把他的家当变成了现金,把34.8元和一顶蚊帐寄回他家,那年我十八周岁。我曾经两次无偿献血,2006年第二次献血时,我已五十三周岁了。我想:我的血能帮助几个人,值了。

以前很多人的家里都用一种架子床,所谓架子床,是指从床的四个角伸出的支架,再加上上面的四根水平架子,其作用主要是为了挂帐子以及为床的“两头两脑”和靠墙的一侧做护板;如果把帐子放下,那么整个床就成了封闭的长方体……有的人家会将入床口(即靠墙侧的对面)的上部做得非常考究——雕花或坎人贵重的装饰品。我家也用过架子床,很普通的架子床,但我一直记得它有一个特点——靠墙一侧有一长溜条桌,条桌上可放置轻便的东西,条桌两头各有一个小抽屉,经常用来给小孩子放玩具或吃的东西……我长大后便打趣地说,是现代入把那两个小抽屉搬到了床外,改成了“床头柜”(上海等地亦称“夜壶箱”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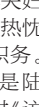
床,当然是用来睡觉的,但在很多情况下,床的功能显得十分另类。历史上有过不少“床上工作者”,如歌德常在床上口授写作,丘吉尔的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大部分章节据说是在床上写成的。

“躺”是人类最舒服的一种姿势,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,床是古希腊人社会生活的中心,他们在床上饮食、聊天、举行庆典活动。后来,很多国王在处理国事和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床,召见大臣、款待宾客、商谈军机……统统都在床上。难怪法王弗朗茨一世时期,海军将领博尼韦每次立下战功得到的恩赐竟是“与弗朗茨一世同眠一床”。

路易十三的枢机主教黎塞留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“床上工作者”,他连外出旅行也要躺在床上,遇到城门太窄,他的超级床过不去,还得把城墙凿一个大缺口。由于主教以床代步,难得行动,再加上每天数餐美食,最后身体跟床一样重,导致呼吸困难,血循环发生障碍,于五十七岁暴卒。

床还有一个功能,那就是作为“保险柜”“藏金室”。英王查理三世的床不仅有铁栏杆保护,而且有个秘密抽屉,内藏宝石、首饰、金币,因此,他走到哪里,就把床带到哪里。后来,国王在战争中阵亡,新王派一使者到先王住过的骑士家里寻找金银箱未果。使者走后,骑士在理查三世的床上发现了秘密抽屉,他未作禀报,吞没了全部财宝,过起穷奢极欲的生活。骑士死后,他的遗孀被一个贪心的女仆谋杀在这张床上。

中国民间的老太太常把钱塞在一只长袜子里,然后放到枕头里或床垫下。唐代诗人张籍在《行路难》中写道:“君不见床头黄金尽”,反映出中国古代床上藏钱的习俗。后来形容某人钱财耗尽、生活拮据,谓之“床头金尽”。笔者儿时常在夏夜躺在星空下的竹床上,也不在睡觉,而是在数星星。



知苑新语

床的另类功能

陈钰鹏

